



# 朝花

儿童文学丛刊 8

封面设计:王海涛  
扉页图:彭世强

233 朝花(第8期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252,000 开本850×115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0 $\frac{1}{2}$ 插页2

1982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2,000

书号10019·3343 定价0.91元

# 朝 花

第 8 期

1982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红屋顶(中篇小说) .....      | 铁 凝 ( 1 )     |
| 松花湖上(中篇小说) .....     | 王家男 ( 58 )    |
| 老榆树和四季海棠(短篇小说) ..... | 孟伟哉 ( 93 )    |
| 警长的儿子(短篇小说) .....    | 杨绿白 梁振伟 (102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小树和我(诗·外二首) ..... | 艾 路 (113) |
| 纺织娘(诗·外三首) .....  | 刘 猛 (116) |
| 一件白衬衣(诗) .....    | 吴 辛 (120) |
| “火龙”爷爷(诗) .....   | 刘 斌 (125) |
| 神奇的小贝壳(童话) .....  | 杲向真 (131) |
| 寓言七则 .....        | 赵玉华 (134) |

### 多里特尔医生的故事(中篇童话)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.....         | 〔英〕休·洛夫汀 舒杭丽译 (140) |
| 陌生人的按铃声(中篇小说) |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.....         | 〔苏〕玛尔科娃 程 文译 (211)  |

---

我和普拉特罗(散文·节选)

.....〔西班牙〕胡安·拉蒙·希门内斯 孟宪臣译 (254)

玩具房子(短篇小说)

.....〔英〕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章 燕译 (276)

金面包(波希米亚童话) .....张正严 明淑成译 (287)

**论任大星的小说创作** .....雷 达 (293)

**儿童诗创作札记**.....金 波 (311)

《针眼里逃出的生命》序 .....王汶石 (317)

蓓蕾初放

——读组诗《甜蜜的托儿所》.....叔 迁 (320)

喜读《翅膀》.....李家敖 (325)

评《少年爆炸队》.....姜德梧 (328)



• 铁 凝 •

## 一 大车里的小客人

小张庄离县城八里。

谁知道八里地有多远。大人要走，做顿饭的功夫就能走到；要是骑上自行车，只需两袋烟的时间。但对于六、七岁的孩子来说，那就不一样了：迈起两条腿，呱哒、呱哒要跑老半天，可还得有大人领着呀！要是没有大人领着呢，就算你能跑得动，也只是个幻想。

就拿玉虎和小柱来说吧，眼下谁都没有碰上过这种好运气。两个人常常站在村口，看着远处那座灰蒙蒙的县城，争论着那里的一切。

小柱望着轧花厂那根升上天的大烟囱问玉虎：“玉虎，你说它是在冲着天哈气吗？”

“什么哈气，你当那是个人呀？那是烟囱冒的烟！”玉虎说起话来，总象比小柱见过世面。

“烟为什么一会儿黑，一会儿白？”

这下玉虎也回答不上来了。不过他懂得怎样赶快岔开话题。

“你先别说烟，你顺着烟囱往下看。”玉虎朝远处一指。

小柱踮起了脚尖。

“看到了吗？”玉虎扶住他的肩膀问。

“那不是树吗？”

“你再往下看。”

小柱不说话。

“树下面不是有一片红房子吗！”玉虎终于憋不住了。

小柱放平脚跟：“我当那是红云彩呢！”

“什么红云彩！”玉虎很神气地说，“红云彩还能天天在飘呀。那是我姑姑的学校，红墙，红屋顶。”

玉虎以为小柱一定会相信他的话呢，谁知小柱冲玉虎眨了眨眼说：“哎，屋顶哪有红的？我家屋顶是灰的，你家屋顶也是灰的，全村屋顶都是灰的！”

“学校才有红屋顶哪！”玉虎解释着。

“也不对，咱们村学校的屋顶也是灰的。”

“咱村的学校算什么学校，连窗户纸都没有，猪和学生一块儿作操。不信你去问问后街大胜勇，他是学生，他知道两筐草加上两筐草是几筐草吗？”

“你姑姑知道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我姑姑连二百筐加二百筐都知道。”玉虎说。

“大胜勇小呀。”

“他上一百年也不知道。也，也考不上大学。”

“你姑姑能考上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“就因为……”玉虎想了想说，“就因为她们的学校是红屋顶。”

其实，姑姑考大学的事，玉虎最清楚。去年考是考过，可没考上，现在又回学校上补习班去了。玉虎说的是今年。但玉虎的话倒引起了小柱对红房子越来越大的兴趣。当他眯起眼睛再向远方张望时，原来的红云彩现在真的变成了一片红屋顶。这下小柱就

更加佩服玉虎了。

玉虎也不是生下来就知道城里有片红屋顶，红屋顶下面是学校。这一切都是他姑姑告诉他的。

姑姑叫杏芬，每星期回来，都要给玉虎讲点学校里的事。玉虎不光知道姑姑学校里的房子是红屋顶，还知道红屋顶上面还有一个小红屋顶。那是一座小钟楼，管上课下课的钟就藏在里面。钟声“咣咣”一响就是上课，再“咣咣咣”一响就是下课。不象他们村的学校，上课、下课都吹哨。有时候，没上学的调皮孩子故意拿哨在墙外一吹，大家还以为是下课了呢，撒腿就从课堂往外跑。老师再吹哨往回叫时，那些起哄的一个个都远远地冲着老师喊：“房塌喽，房塌喽！”闹得学校上不好课。有一次姑姑送给玉虎一个绿书包，说要准备送玉虎去上学，惹了玉虎一肚子不高兴。他想：这难道也算是学校吗？

姑姑的学校可不这样，那是因为他们学校有红屋顶，红屋顶上有个钟楼。有钟管上课下课，谁再吹哨捣乱，也不会有人相信。

小柱朝红屋顶望了一阵，突然又有了新问题：“玉虎，那么小的房子杏芬姑姑能进去吗？”

“房子一点也不小，我姑姑说，从这里看去，觉得它小，那是因为咱们离得远。”

“为什么离得远房子就小呢？”

“就因为离得远。”玉虎不耐烦起来。

“那么远的地方咱们能走到吗？”小柱一点也没发现玉虎不高兴。

“我姑姑说过，看得到的地方就走得到。”

也就是在这时，玉虎脑子里忽然闪出了一个念头：哎，对呀，为什么不进趟城呢？他一面想着，开始在村口转来转去，好象在等着什么机会。

机会果然来了：那不是高兴叔的大车吗！车上堆着几个胖墩墩的大棉花包。大车刚出村口，玉虎一眼就看出，这一定是去县轧花厂送棉花的。要是钻进大车里……玉虎的脑子突然兴奋起来。

真巧，大车一出村，高兴叔喊了声“吁”！车还真停住了。原来他扔下鞭子拿起桶，提水饮牲口去了。玉虎朝小柱一摆手，从后尾扒上车就往棉花包缝里钻。小柱这才闹清了玉虎刚才在村口转游的目的。他看看玉虎果真钻了进去，自己也顾头不顾尾地钻了进去。

腊月天，棉花包缝里真舒服，舒服得还有点发困呢。八里路，玉虎觉得象腾云驾雾，小柱却觉着象山摇地动一样。

## 二 姑姑要回村

玉虎的姑姑杏芬和同学巧珍，站在县中学门口等人。等玉虎吗？当然不是，她们又不知道玉虎挤到棉花包里进了城。那等谁呢？等一辆过路的大车捎她们回村。

杏芬和巧珍都是小张庄人，都是夏天高中毕业，都没考上大学，现在都在学校上补习班。

等着等着，杏芬突然对巧珍嚷道：“巧珍你看，那不是高兴的大车吗？”说着，大车已经跑到了她们跟前。高兴吆喝住牲口说：“是你们俩呀，要回村？”

“要回村，就等你来捎脚呢。”

杏芬的话一落音，车厢里突然窜出一个小男孩的头，这是玉虎；紧接着又窜出一个，不用问，这是小柱。

玉虎听姑姑说话，总觉得象收音机里的广播员那么好听，现在姑姑一“广播”，他趴在车里早憋不住了，咕咚一声从车上跳下来，抢先跑到杏芬跟前叫了一声“姑姑”。小柱也从车上出溜了下来，学着玉虎叫了一声“姑姑”。杏芬高兴地说：“哟，我当是个空车呢，

敢情还有你们俩。玉虎，你们俩爬到车上干什么？”她替小柱摘下挂在耳朵上的一绺棉花。

玉虎光笑不说话。

小柱不笑也不说话。

高兴说话了：“是卸车卸出来的。我给轧花厂送棉花，卸着卸着，从棉花包缝里卸出俩活的来。我问他俩干什么，一个不说话，一个说要看看县中学的红屋顶。你看，他俩来了，你俩倒要回去。你们这是……”

“放寒假呀。看你买了大车真美糊涂了，才毕业几天，连放寒假的事也忘了。”

“你看我这脑子。”

“沾你个光行不行？心疼你的大骡子不？”

“怎么文化越深越会讽刺人？驾！”高兴笑着，轰起牲口就要走。

“巧珍，还不快上！”杏芬和巧珍搬起行李就往车上装。

杏芬一说上车，玉虎赶忙推了一下小柱的脊梁：“快看呀！”

“看什么？”小柱早忘了红屋顶的事。

“你说呢？”玉虎往学校门里一指。

小柱这才忽然想起了红屋顶，他紧跑了两步，扒着墙边儿向院子里望去，啊，眼前真是红彤彤的一片，原来红屋顶是红瓦铺的呀！看到红屋顶，小柱又忽然想起杏芬考大学的事，他跑到车前拉住杏芬的胳膊说：“杏芬姑，你考上大学了吗？”

“没有啊。考上了还能站在这儿等着你喊杏芬姑吗？”

小柱看了看站在他旁边的玉虎，意思是说：你还说你姑姑能考上呢。

但玉虎并没有觉得怎么样，他想，我说的是今年。再说，反正我领你小柱看到了红屋顶。不领你看看，你还以为根本没有带红

屋顶的房子呢，指着红屋顶，硬说是红云彩。现在可好好看看吧。至于姑姑今年才能上大学，这有什么不好？敢情你不想我姑姑，我可愿意和我姑姑在一块儿，她会告诉你多少事情呀。

杏芬都坐在车上喊玉虎了，玉虎和小柱才又扒住车后尾爬了上去。

路上，杏芬净跟高兴说话，可巧珍净低着头发愁。高兴问杏芬去年差几分，杏芬说：“差一分人家也不要呀。”

“杏芬才差三分，可我还差三十多分。”巧珍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话。

小柱想：怪不得她净发愁呢。

高兴用鞭子紧轰着牲口，大骡子撒着欢儿一溜小跑。

玉虎回头看看红屋顶，红屋顶又变得象一片红云彩一样了。

### 三 烟卷的风波

你们别以为玉虎和小柱一块进趟城，他俩就是好朋友。才不是哪。玉虎原来的朋友是后街的三牛，两个人换过玻璃弹球儿，拉过钩儿。后来三牛抽起了烟，玉虎才不跟他玩了。

小柱的朋友是谁呢？小柱的朋友谁也不是。不是他不想当别人的朋友，是别人嫌他笨，都不愿和他玩，还叫他假丫头。就说夏天晚上逮蚰蚰儿吧，别人在前面走，他总是在后面踩别人的脚。可当你真的叫他快点跑时，他却跟不上来了。前两天玉虎跟小柱玩，那是实在找不到人了。

自从杏芬姑姑回家后，情况又不一样了。姑姑送给玉虎一个作业本，一个蓝皮绿字的作业本。每天，姑姑都要在上面写点什么，然后再让玉虎照着往下写。比如“一、二、三”呀，“人、手、刀”呀，“a、o、c”呀。所以，每逢小柱来找玉虎，玉虎总是朝他举起这个本子，不客气地说：“你没看我在做作业吗！”小柱想凑上去看

看，玉虎却把本子朝桌上一扣说：“看你的手。”小柱低头看看自己的手，手是不怎么干净。他再偷眼看看玉虎的作业本，玉虎的作业本可是新的。这时他就再没有勇气看玉虎的作业了，也再没勇气叫玉虎出去玩了，只好倒退着出去找三牛去了。

三牛是谁？一听抽烟谁都以为是个大人，其实他才比小柱大两岁，今年九岁。你们别以为玉虎嫌他抽烟，就没人跟他玩，可不是那么回事。不知为什么，三牛身边经常有一群各种年龄的孩子，有和他差不多高的，也有穿开裆裤的。也许那是因为整个小张庄就他家有一台电视机；也许那是因为他有一条自造的领带，一副自造的墨镜。那都是从电视机里看来的。那领带虽然是从妹妹的背带裤上较下来的，可别人还不知怎么往脖子上系呢。三牛还有什么？带响的“手枪”，带套的“匕首”，棍子、棒子、绳子……“敢死队”有什么他就有什么。他往当街一站，把手枪一拍说，他就是加里森。有加里森领头，还怕没人跟他跑！

现在，小柱在当街找到三牛时，三牛和一堆孩子正围着一块上马石审“俘虏”。那个四、五岁的“俘虏”站在上马石上，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嚎啕大哭，可三牛还是举着枪向他比划着。他把枪口对准“俘虏”的脑门：“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说了就放你走，不说就地枪决！”说完又用枪刮住了他的后脑勺。

小柱一看三牛在审问人，扎着脑袋就往人群里钻。三牛扭头一看队伍又有了壮大，高兴地把小柱往前一推说：“假丫头，上去问问，谁派他来的？”

小柱正要磨蹭着往前挤，谁知后面挤进了一位老奶奶。她伸出巴掌朝三牛后脑勺上“啪”就是一下子，说：“孽障！都给我滚！”

三牛一看“俘虏”有了后台，把胳膊一挥说：“小柱，走哇，出操去喽！”说完领着人马一窝蜂似地顺街跑去。

在一群孩子里，三牛专门点出小柱跟他出操，这使得小柱更加

高兴。这次他也不知从哪儿来了那么一股劲，一直紧跟在三牛后面跑。当三牛第一个跑上了村口的高土台，小柱第二个也跟了上去。哪知他刚刚爬上土台，立即成了三牛的对立面。三牛用手枪把帽子向上一推，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冲小柱说：“柱子，拿来吧！”

“拿……什么？”小柱莫名其妙地问。



“别他妈装糊涂，还我的东西！”三牛又朝前逼了一步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小柱问。

“你倒忘性大。我教训教训你，你就想起来了。”说完，他把拇指和食指一搭，送到嘴边呵了呵气，冲着小柱的脑门“咣”地一弹。小柱把头一捂转身就想跑，三牛又绕到前边把他一挡说：“还不起烟，还别的也行！”

三牛一提烟，小柱才恍然大悟。原来前两天三牛妈看到三牛抽烟，在街上追着打他。三牛跑

着跑着，迎面看到了小柱，顺手就把半截烟塞进了小柱的口袋。小柱一看三牛的半根烟进了他的口袋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也跟在三牛后面跑了起来。后来三牛摆脱了他妈妈的追赶，伸手又向小柱要烟，小柱一摸口袋，烟卷儿不见了。原来小柱的口袋底上有个洞，烟卷早不知漏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这样，小柱就算欠了三牛的账，三牛什么时候想找小柱的茬儿，伸手就要烟。

事情过去好久了，小柱以为三牛早把这件事忘记了，哪知三牛还不饶过他。现在他抓住小柱的脖领子就是不放，小柱撅着屁股向后退两步，三牛又把小柱往前拽三步；小柱扭着身子转半圈，三牛

又拽着他转一圈。这时小柱娘一路叫喊着赶来了，三牛一看事不好，才放开手一溜烟不见了。土台上只剩下了小柱和他娘，土台下还有一群妇女。

小柱娘拄着一张铁锨嚷着说：“看着你蔫蔫的，哪回惹事也少不了你。那天坐车进城让我一找就是半天。今天你又惹的什么事？”她一回头看见杏芬，象一下找到了证人，一把拉住杏芬的胳膊说：“这不，杏芬在这儿，那天进城的事，是杏芬亲眼看见的，让杏芬说说，这日子还过不过！”

小柱娘一拉杏芬，小柱也一把拉住杏芬的另一只胳膊，求饶似地看着她，巴望她说一句向着他的话。可是，杏芬想了想也冲着小柱气呼呼地说：“是呀，你娘这日子可怎么过？”但她说完，自己“噗哧”一下又乐了。

杏芬一乐，小柱才觉得身上轻松些了。

“告诉姑姑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”杏芬问小柱。

“三牛朝我要东西。”小柱低着头说。

“啊，你还欠人家的东西！”小柱娘一听火又上来了。

杏芬赶紧问小柱：“柱子，快告诉姑姑，你欠人家什么？”

“半根烟。”小柱看了看娘的脸色。

“什么？”小柱娘象被马蜂蜇了似地追问，“我那小祖宗，你还抽烟？”她一边大嚷着，就去抓挠小柱。

幸亏杏芬和几个大婶拉住了小柱娘。小柱赶紧解释说：“我不抽，三牛抽。”

“那为什么人家专找你要？杏芬说，这孩子该打不该打？”小柱娘又要去揪小柱的胳膊。

杏芬又向着小柱娘说：“该打，该打！”说完却扭头悄悄对小柱说：“还不快跑！”

小柱这才钻出人群，倒退了几步，跑下土台，向远处跑去。

小柱娘无可奈何地看看杏芬说：“唉，你真是。”

杏芬笑着说：“嫂子呀，把劲儿使完了还怎么干活儿呢，不种地啦？”

杏芬的话逗笑了大伙。人们笑了一会，就簇拥着小柱娘回家去了。几个穿开裆裤的孩子也被大人领走了。小柱娘一边走着，还和人们叨叨着：“学校也不收，托儿所也不要，咱这家里地里团团转，还是顾了吹笛儿顾不了捏眼儿。”

“可不是。”人们附和着。

街里只剩下了玉虎，刚才的一切他都看到了。

#### 四 意 外

玉虎听到小柱娘要打小柱，除了因为三牛向小柱要烟卷儿的事外，还有那天进城的事，回到家来，心里很不痛快。他想，小柱虽然一劲儿给他娘惹事，可那天进城怎么也不能怪他。再说，小柱娘要是知道他们为什么进城，也许就不会生那么大的气了。还有要烟卷的事，他也知道得一清二楚：那完全是三牛耍赖。他想去找小柱娘说清楚。

第二天上午，他鼓了鼓勇气，一个人就来到了小柱家。

小柱家院里没人，只有一棵老枣树。枣树上一群麻雀在吵闹，看到有人进门，扑啦一声飞上了房顶。玉虎走上台阶，看见门上锁着一把大铁锁，心想，他娘一定是推碾子去了。小柱呢？准是不记打，又找三牛玩去了。他转身刚要走，谁知有人在背后叫他，声音很象小柱。玉虎回头看看，院里没有人呀。他又转身往外走，又有人在后面喊他：“玉虎，我在这儿哪，在屋里哪！”

玉虎一听，真是小柱。他赶紧跑到窗前一一看，窗户上的小玻璃里面，有一个小脑袋，正是小柱。玉虎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
小柱敲着玻璃问：“玉虎，你能给我开开吗？”

玉虎想：锁锁你也该，谁让你专找三牛玩呢！可又一想：我是干什么来了？看见这种事能不管吗？

“钥匙哪？”玉虎隔着玻璃问小柱。

“在门框上边。”小柱用鼻子拱着玻璃说。

玉虎跑到门前，仰头看了看，门框上边真露着一个钥匙头。他欠着脚尖够了够，还差着很多。搬几块砖掣起来蹬上去吧。这时候从栅栏门外跑进一群人，为首的又是三牛。

玉虎一看见三牛，把脸一拉说：“都怪你，管人家要烟。看看吧！”他朝屋里一指。

“还有你哪，领人家进城。”三牛也不示弱。

玉虎本想和三牛争论一番的：要烟和进城能一样吗？可一看三牛一帮人马都拿着棍棒气势汹汹地看着他，他迟疑了一下，扭头就往外走。

玉虎一走，三牛反而在后边说起了风凉话：“见死不救，真不够朋友。”说完，又扭头冲屋里的小柱说：“等着，加里森放你出来！”

看来他早已知道小柱在蹲禁闭，是专门来救他的。他指示一个叫二兴的孩子蹲下来，他踩住二兴的肩膀，让二兴往起拱。二兴攥紧拳头往起一站，三牛很轻易地拿到了钥匙。然后，他不等二兴蹲下，就从他肩膀上跳下来，把钥匙交给二兴开了门。二兴是敢死队里专开保险柜的。

小柱忸怩着从屋里走了出来，看看眼前的三牛，又看看玉虎说：“三牛，咱玩点好事吧，我可不玩找挨说的事了。”

三牛大模大样地说：“当然得捡好事玩儿。你说玩什么吧。”

“玩……玩上课吧。”小柱看到玉虎，又想起了红屋顶。

“行，就玩上课吧。”三牛一挥手竟同意了。

一群孩子呼啦把他围住，马上喊了起来：“噉，噉，上课喽！”

“那谁当老师呀？”一个孩子问三牛。

“你们选吧。”三牛挺慷慨地对大伙说。

孩子们一听三牛让大伙选老师，都争着抢着喊：“我当，我当！”

“我有粉笔！”

“我识字！”

“都别吵了，还是我当吧！”其实三牛是等着当选的，后来一看并没有人提他，才突然改变了主意。

“大宝，把你的粉笔给我！”三牛朝一个穿开裆裤的孩子喊道。

大宝不敢违抗命令，乖乖地把粉笔交给了三牛。

三牛举着粉笔，走到小柱家的深灰色墙壁前面，怪腔怪调地说：“都坐好了，我会算算术！现在，给你们上课。”

大家真的坐了一小片。

“看，我要算了！看这是什么？”他用粉笔在墙上写了个“亅”。

孩子们都瞅着墙壁不说话。

三牛有些沉不住气了：“怎么不说话？我要点名啦。李小柱站起来！”

小柱站了起来。他知道墙上的字不认识他，所以眼睛不敢朝前看，只是不住地看看天，看看地。

“说呀！”三牛一瞪眼。

小柱赶紧一合眼说：“念5！”

“就算是5吧。这是几？”三牛又写了一个“ㄣ”。

小柱张口就答：“这个念3。”

“算你又说对了。一共是几？”三牛戴上眼镜，故意从眼镜边上看着小柱。

这下可把小柱难住了。

“告诉你吧，是9！”三牛把手一挥。

但小柱对三牛的答案似乎还有些怀疑。他扳着指头数了数说：“不对，是7。”

“真他妈混蛋，是9！”三牛把眼镜一摘，显然是恼羞成怒了。

这时，站在后面看上课的玉虎再也憋不住了，他大嚷一声：“就不对！”原来刚才他正要出门，听说这里要玩上课，才又停了下来，一直站在最后边看。

三牛一看玉虎插了话，从腰里拔出枪，朝天一指划说：“你胡说。把他抓起来！”

“不许动！”

“举起手来！”

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嚷着，拿起身边的棍棒朝玉虎一拥而上。挤不上去的就在后面举着小拳头跟着嚷。

玉虎先是后退了几步，然后把棉帽子往脑后一推，就停住了脚。他早就憋着和三牛打一架了。打不过三牛不要紧，反正要让三牛知道一下他也不是好惹的。别觉着你脖子上系着破布条，腰里掖着破竹片。还有你那副纸片铰的黑眼镜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你能吓住谁。

玉虎拉开架势正要扑上去，谁知杏芬姑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。她先把玉虎拦腰抱住，然后看了看院里的阵势，很和气地说：“你们这是在玩上课吧？我给你们当一会儿老师好不好？”

大伙儿一听杏芬姑要当老师，都不约而同地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想：这是怎么回事？她不是个高中生吗？长得那么白，那么好看，怎么也跟咱们玩儿呢？有几个小一点的孩子早跑过来拉住了杏芬的手。

三牛站在一旁，半信半疑地不说话。

玉虎呢，对姑姑的行动当然是反对的，上去拽住杏芬的胳膊就往外走。可杏芬舒着胳膊又把玉虎拉了回来。她顺手从靠墙的柴禾捆儿里抽出一根高粱秸，跑到孩子们前面，往墙上一指说：“刚才我在门口看了你们半天。想当学生就要把字写正确，你们念的、写